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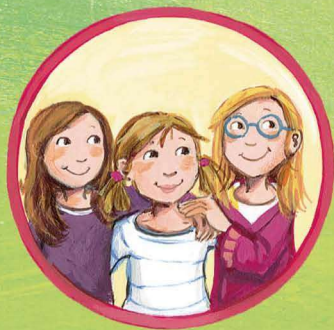
畅销百万册的少年成长故事

米娅来了

【德】苏珊·菲尔舍尔 著
董芊羽 邓康宁 译

3

奥尔加奶奶的
白马王子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米娅来了



奥尔加奶奶的白马王子



【德】苏珊·菲尔舍尔 著
董芊羽 邓康宁 译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米娅来了. 奥尔加奶奶的白马王子 / (德) 苏珊·菲尔舍尔著; 董芊羽, 邓康宁译.
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078-4241-8

I. ①米… II. ①苏…②董…③邓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092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—2017—2533

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© 2010 by CARLSEN Verlag GmbH, Hamburg, Germany
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the title MIA UND DER TRAUMPRINZ FÜR OMI by
Susanne Fülischer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Translation rights have been negotiat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

米娅来了：奥尔加奶奶的白马王子

著 者	[德] 苏珊·菲尔舍尔
译 者	董芊羽 邓康宁
审 校	姜林静
策 划	张娟平
责任编辑	笄学婧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 (传真)]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
	邮编: 100055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140千字
印 张	5.5
版 次	2018年5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8年5月 第一次印刷
定 价	24.80元

CR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奥尔加奶奶



有点古里古怪的、
我最最亲爱的
奶奶。

克兰菲德先生



世界上最棒
的家庭教师！

一堆广告单



和一个
天才的计划！

我的铁杆儿
闺蜜团。



阿丽娜、莱奥妮和耶特

舞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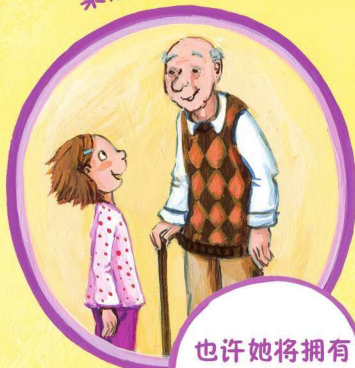
听说在这里，
梦中情人
到处跑！

米娅·汉森

这就是我：
蝴蝶小姐！



莱娜·汉森



也许她将拥有
一个惹人爱的
爷爷？

……属于一个
宝宝，一个还
不知道在哪儿的
宝宝！



奶嘴



目录

教师界的奇迹 / 1

完全无害? /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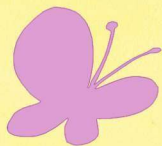
铁石心肠的米娅 / 19

又见克兰菲德先生 / 30

奥尔加奶奶大作战计划 / 38

酒糟鼻公司 / 49

恶心与废话 / 67



冯·霍亨斯泰因·齐·森福吉尔伯先生 / 76



蛋糕！蛋糕！蛋糕！ / 86

纽扣眼儿里的扁草 / 91

见不得人的沟通手段 / 100

白马王子大作战：第二回合！ / 109

茶舞会，冲冲冲！ / 114

利贝斯许特尔先生与绿色旅行包 / 128

心肝宝贝儿！ / 136

作为饭后甜点的光头 / 146

香草冰激凌、盐焗坚果与草莓 / 156





教师界的奇迹

“补数学也太凶残了！”耶特躺在我那张蓝白条纹的毯子上，两腿朝天。就这句车轱辘话，她都说了一刻钟了。而且她根本没理由在这儿抱怨。五月刚过了头几天——多欢喜的月份！鸟儿叽叽喳喳，花骨朵儿冒头，春天的感觉让人心痒痒！区区补课，又何足挂齿呢？

“是不是这样，米娅，是不是？”耶特很坚持，还拿大脚趾点我。

“别胡扯了！”我反驳道，“比补数学糟糕的事多了去了。”

“你倒说说看？”

“战争、自然灾害，以及块头结实还拿脚踢我的朋友。”

这下耶特终于被我惹火了。谢天谢地，她把腿给放了下来，一头梦幻的金发甩到后面，一个劲儿地生闷气。我的屁股都快坐麻了。要说生闷气，耶特可很有一套。她生闷气的时间之长，水平之高，差不多能和她“到处诉苦”以及“什么都知道得多一点”的本事相提并论。

克兰菲德先生说三点出头过来——我们新来的第一个也是



唯一一个家庭教师。原因是上次的数学考试，我和耶特都考砸了。上上次其实我们也考砸了，上上上次的成绩也不咋地——这让我很不爽，因为我本来算个好学生，可一遇上我们的数学老师，那个“鼻涕虫”，我的大脑就动不动彻底死机，严重到有时候我能连我姓什么都给忘了。

回到那位先生，他是出租车司机，同时又是酒保和家庭教师。这么个组合挺疯狂的，但据奥尔加奶奶说他很讨人喜欢。奶奶又是听她的一个闺蜜说的，那个人腿脚不方便，就请克兰菲德先生给自己当司机。克兰菲德先生住在城郊工业区的一个车间顶楼，所以爸妈觉得让他来我们家上课比较好。

三点十五，门铃终于响了。耶特一下子跳到床上挨着我坐好，把我抓得紧紧的，好像我们马上就要落入克兰菲德先生的血盆大口中似的。

耶特还在哭天抢地：“凭什么我们就要补课，阿林娜和莱奥妮就不用？”

“也许是因为她们碰巧比我们考得好吧？”我懒洋洋地回答。

耶特点头，好像她是头回听说似的。接着门就开了，爸爸带着我们的老师进了房间。这位克兰菲德先生比我爸年纪稍长，有着咖啡色的眼睛，罗马人式的鹰钩鼻，一绺小山羊胡子修剪得干净利落。但他身上的奇特之处还远不止于此。工装裤配夹克衫，看着像是从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。（在这一点上他和我爸简直是云泥之别，后者固执地用凉鞋搭格子衬衫来折磨我们，尤其是折磨我妈。）

“米娅，耶特，”像被打开了开关似的，爸爸笑着介绍道，“这位是克兰菲德先生。”

“你们好！”他边嚼口香糖边打招呼。

“你好！”我尖叫。

“你好！”耶特吓得直喘气。

爸爸将门推开了一些。“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我是说，你们打算让克兰菲德先生坐哪儿呢？”

“呃。”我马上又闭了嘴。这下克兰菲德先生肯定觉得我很蠢。说实话，我还从来没想过怎么坐的问题。我看向旁边的耶特，没想到她正一门心思忙着擦眼镜。让他坐床上，夹在我们俩中间？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我们挨着他，坐书桌旁边？他坐我那张蓝色的摇椅，我们坐床上？也不是最佳选项。这样他没法看我们的练习本，我们也看不了他的书。

我爸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大手一挥，把他的书房拨给我们。

“你不用处理学校的事情吗？”以防万一，我多问了一句。到时候那些可怜的学生拿不到改好的作业可别怪我。我爸是个老师，就在我们学校教德语和历史。

“我要啊。但我在厨房里也能改作业。没事儿。”

就这么着，我们马上在我爸那张老旧的堆满了教材、文件还有学生作业的书桌旁坐定，忍受新老师教的名为数学的鬼玩意儿。

奥尔加奶奶说得对，克兰菲德先生真的很好。他上课会耐心地解释，开开小玩笑，总有不少花头，尽管我自己也不确定我懂了没



有，他讲的那些数学到底是什么。

6 里面藏着 2 这个质因数……这个乘法式子必须先写成它的倒数再来做……

其实是总和……用分配律…… 12×21 是……

他的声音听着像是从话筒里传过来的。其实就算他随便给我们报号码簿上的数字，也跟现在没什么两样。

四点刚过，他看了一眼表，说：“在我们结束前，我想请你们做三道题。你们有五分钟时间。”

他推过来两张纸条，先是给我，再给耶特，上面写着一堆可怕到不行的分数。我的心脏一下开足马力，怦怦乱跳个不停，好像真的在做课堂测验一样。我偷偷往耶特那儿看，但其实也没什么用，因为我的朋友看起来下一秒就要大哭大叫了。

“你们不打算开始吗？”克兰菲德先生鼓励我们，一边挠了挠他漂亮的罗马式鹰钩鼻。

“当然，”耶特嘟哝道，“不过实话说吧……我不太清楚，怎么弄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太清楚呢？”他掸掉夹克上的一根绒毛，“我都跟你们仔细讲过了哪！”

天哪，要来了，一场狂风暴雨。早知道我们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他又何必这么费劲呢？不，他的时间太宝贵了，可别浪费在

我们身上了。

我知道数学不是我的强项，我比较擅长法语和德语，并且我拥有世界上最美的蝴蝶收藏（现有七枚蝴蝶发夹，十二只布蝴蝶，三只玻璃蝴蝶）。说不定哪天我还能当个蝴蝶学者，但是我担心为此我需要非常好的毕业考成绩。毕竟我分数运算基础为零，不太有把握能考出好成绩。

不过眼下我只希望补课赶紧结束。耶特肩膀耸到跟耳朵一般高，像是怕克兰菲德先生责备。而克兰菲德先生只是清了清嗓子，动作相当细致，然后宣布：“好吧，是我讲得不清楚，可能讲得非常不清楚。也就是说，下回我们得把这些知识点再捋一遍。”他敲了下桌子表示强调。“所以我会跟你们爸爸妈妈说，我今天只拿一半的课时费。”

耶特和我刚用蚊子叫似的声音乖乖地回复完“谢谢”“好的”“下周见”，克兰菲德先生就已经站起来，匆匆离开了房间。

“老天爷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”耶特大口喘着粗气，像是刚在城里东奔西跑了一通。

“教师界的奇迹啊。”我赞叹道。

“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！”耶特表示肯定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这还是我人生中破天荒头一遭，当我们又一次啥都没学会时，老师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，而不是拎着我们学生开骂。

哪天我爸能不能也成为这么个奇迹呢？不晓得。下次我可得好好问问他。



完全无害？

爸妈请我们去一家比萨店吃晚饭，“我们”包括我、烦人的妹妹莱娜还有我帅气的哥哥卢卡斯，借的是他们俩结婚纪念日的由头。我们天天让他们心烦意乱，既然如此，我爸妈为什么不想过二人世界，浪漫地消磨这一夜，真搞不懂他们。可能他们离了我们也没意思，还有我们兄弟姐妹间的“小吵怡情”。卢卡斯本来提议坐到外面的庭院里吃，可妈妈觉得现在这时候还太冷不合适。

“我们能点想吃的东西了吗？”等我们终于选定了靠窗的一张桌子之后，莱娜尖声尖气地问道。为了方便过一遍菜单，她几乎是以秒速在舔食指。

“当然啰。”爸爸回答。这次庆祝纪念日，他总算把平常的环保面料服饰放进柜子里，换成白衬衫（熨过的！）配牛仔裤。另外他还穿了货真价实的皮鞋，这样就不会有破了洞的袜子探头探脑了。我都完全不知道他还有这么帅的休闲鞋！

妈妈反正一直都是这个样，穿得整整齐齐，但今天她穿了一身玫瑰花连衣裙，还把头发梳起来，显得格外光彩照人，像旧时代

的影星。

“赞！”莱娜尖叫道，“那我要一个蔬菜比萨，一个萨拉米香肠比萨，一个金枪鱼比萨，配一升可乐加两个意大利面冰激凌^①。”

对她这种孩子气的心血来潮，爸妈可一点都没心思管了。我妹妹肯定吃不了三个比萨；她连一个比萨都从来没吃完过。我觉得她是在爸妈面前刷一刷自己的存在感，眼下她没有好分数可以拿来吹嘘，所以变本加厉地开始喋喋不休胡说八道。

“我们去问问服务员，看烤比萨的师傅能不能给你做一个蔬菜、香肠、金枪鱼三合一比萨，”爸爸耐心地劝解，“至于冰激凌——再看吧。”

“我早就知道了，我想要什么就是不能点！”莱娜一边发牢骚，一边委屈巴巴地用大拇指指甲去磨自己餐巾上的图案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。

“你们结婚到现在到底有几年啦？”我们点完以后（包括破例给莱娜做的那份），卢卡斯好奇地发问。

“十一年了。”妈妈骄傲地笑道。

我飞快地核算了一遍。这种事情我的“鼻涕虫知识”还是够用的。

“那卢卡斯不就是私生子了吗？”我一针见血地指出。

① 意大利面冰激凌系德国首创，是一种外观酷似意大利面的冰激凌。做法如下：先挤些鲜奶油在盘子上打底，再透过面条挤压器用力压香草冰激凌，产生面条般的外观，接着在“面条”上淋一层草莓酱，看起来像番茄酱，最后撒上磨碎的杏仁或白巧克力碎片，当作意大利干酪。两三分钟后，一盘逼真的“意大利面”就做好了。



如果我不偶尔展现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我们家就可能干脆把我忽略掉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他那天杀的长睫毛和天杀的绿眼睛胜过任何一个美男子，又有一个小妹，她的聪明才智堪比爱因斯坦，我毫无存在感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。

很遗憾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相貌普通，天资平平，连日记里写的玩意儿也只是“中等水平的搞笑”。唯一有趣的地方大概还要数我的大批蝴蝶收藏。

“你说得很对，米娅，”爸爸表示肯定。

这下卢卡斯露出一副深受侮辱的模样，表情非常难看。他想知道，为什么当他在妈妈的肚子里日渐长大时，妈妈还没有和爸爸结婚。

“我们干吗非得这么做呢？”爸爸搔着他的胡子说，“反正我们深爱着彼此。”

“可既然已经爱得要死，又有什么理由不结婚！”卢卡斯坚持己见。

“你更希望这样？”妈妈问道，一边抿了口矿泉水。

卢卡斯眼睛噙着泪水眨了半天，又把餐具搞得叮里咣啷响，才小声回答：“嗯。我觉得是。”

说实话我不懂我哥有什么好在意的。照我看，父母晚点儿结婚怎么了，比这更惨的事又不是没有。而且就算他们一直不结婚，也不见得比现在更“杯具”啊。

妈妈按了按卢卡斯的胳膊，好像要给他迟来的道歉似的。“重

要的是，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们还在一起。”

妈妈这点讲得有理。我们班上就有些男生女生，父母早早离异，而耶特的爸妈那边，情况看起来也不乐观。除了在阿尔托纳的药店那边，当着顾客的面总要有所顾忌，其他时候他俩就会闹得天翻地覆。

“这次请你们吃比萨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。”妈妈突然说道，附带一个紧兮兮的微笑。

“啊，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”卢卡斯哼哼唧唧的，“棒哦！”

“这是原因之一。但是我们还有点儿事情想跟你们说。”

“喔，到底怎么了？”我追问道，一边感觉背上蹿起了鸡皮疙瘩，“是不好的事？”

“不，恰恰相反。”爸爸搔胡子的力道变重了，这就表示他们两个要宣布的事情不可能完全无害。希望不是要搬家！叫我从现在的房子里搬出去，我已经很不乐意了，但要我彻底搬出汉堡，那可还要痛苦得多，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，没了耶特、莱奥妮和阿琳娜这些朋友，生活会是个什么样。一个个扯淡的下午，一次次唇枪舌剑，和耶特一起上芭蕾课——所有的这一切，都会让我想得发疯。我甚至可能离不开“鼻涕虫”数学老师呢。

我紧张地注视着他们，可就在我妈打算开腔的时候，服务员迈步过来，车轮大的比萨盘子稳稳地停在他的小臂上。与此同时，爸爸的手机铃声大作。他接通电话，对着手机那头嘟噜了几个“嗯”，然后挂了，向我们解释道：“是我妈。她碰巧在附近，想来打个招呼。”



“真的假的？”妈妈惊讶地问，“我还以为奥尔加想穿得漂漂亮亮的和朋友们出去呢。”

爸爸耸了耸肩：“谁知道。好像出了点儿意外。”

倒霉的奶奶。和闺蜜们碰头可是她的头等大事。一下子被三个人放鸽子肯定很难过。

莱娜已经在她那份比萨上贪婪地大切特切起来，嘴上还催促道：

“你们现在到底要说啥？快讲快讲！”

“等会儿，亲爱的。现在先吃饭，”妈妈做了决定，“多吃点儿。”

莱娜噙起嘴巴，不过我也觉得吃饭没什么意思，就像黑桃7必须等着最后揭晓一样。我偷偷在桌子底下碰碰卢卡斯，结果他忙着大口嚼比萨，简直没有什么能动摇他分毫。

这下我也只能拿起刀叉。我一边在自个儿的比萨正中间切出小方块，一边绞尽脑汁地思考可能发生了什么。会不会是爸妈处不下去了，就跟他们一直声称的那样？……或者爸爸被学校开除了？……还是说妈妈开的足疗店要关门了？我顿时没了胃口，把刀叉放下了。

“米娅，你不会是已经吃饱了吧？”妈妈关心地问我。

我正要回嘴说，这么没完没了地吊胃口我早就受够了，奥尔加奶奶突然冲进了店里。和平常一样，她穿着粉色和橙色相间的衣服，肩上斜挎着当手袋用的邮差包。

“哦，亲爱的！”她亲热地喊道，并给了我爸妈一个特别热情的拥抱，让他俩都快出溜到椅子下面去了，“在此我要献上最最真